

高原风雪

■罗邦扬 李国涛

“儿子，十多天都没有开视频了，妈想看看你。”

“妈，‘山上’信号不好，视频很卡……”

6月7日，在海拔4600多米的西藏山南分区某边防团野外驻训场，中士陈帅与母亲通电话。面对母亲视频聊天的请求，陈帅撒了谎。

一周前，陈帅随巡逻队破冰出征海拔5200多米的土伦拉山口。阳光照耀下的雪野，像一面巨大的镜子。巡逻归来，陈帅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洗漱时只能用毛巾轻轻敷在脸上。随后几天，他的嘴唇变肿，脸上的皮肤大块开裂。入伍6年，陈帅多次被晒脱皮，但这是最严重的一次。一位战友见状，拿起手机给陈帅拍照。“咔嚓”一声，画面定格。陈帅夺过手机一看，被吓了一大跳，脸上的皮肤像鱼鳞一般，还带着血丝。

“不能发朋友圈，不能发给其他人。”陈帅对战友千叮万嘱。他担心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传到父母那里。为了尽快恢复原貌，他不得不加厚使用唇膏和高原护肤霜，避免露馅。

许久未见父母，陈帅也很想念他们，但他又怕一旦视频通话，自己“沧桑”的脸吓坏他们。思前想后，“山上信号差”是最好的理由。

如今，沉稳懂事的陈帅，入伍前其实非常叛逆。那年“小升初”考试，上午考完语文，他便跑去网吧打游戏，将下午的数学考试抛诸脑后。事情被父亲发现后，父亲将他从网吧拎入考场。后来，陈帅去学过一段时间汽修，常常加班熬夜，浑身满是机油污渍。渐渐地，他体会到了父母为生活奔波的艰辛，更为自己的任性不懂事懊恼不已。一次，陈帅和父亲聊天，得知父亲年轻时曾有参军的想法，无奈体检不达标，未能如愿。从此，“参军”这件事，在陈帅心里生了根。

2014年，陈帅接到征兵宣传信息后，第一时间报名。通过体检、政审后，他如愿穿上军装。披红戴花那一刻，他从父亲眼睛里看到了自豪、喜悦和不舍。

“是时候该长大了，不能再让父母操心了。”踏上高原前，陈帅给自己定下目标。

陈帅所在的边防团驻地海拔4370米，六月飞雪是常态，狂风能掀翻铁皮屋顶。2018年，一名战友的妻子来探亲，高原反应严重，肺水肿引发脑水肿……但这些，陈帅对父母只字不提。在高原久了，陈帅的指甲严重凹陷，为了不让父母发现，每次休假回家前，他都会把指甲剪得很短。

收到第一份津贴时，陈帅全部寄给了母亲。父亲长年开汽车跑货运，途中饮水不便，陈帅就在网上为父亲精心挑选了一款保温杯。这些年，陈帅父母总能收到陈帅的捷报：5公里武装越野第一名；考上士官学校；参加比武集训，因为成绩突出，荣立三等功……“爱不能只挂在嘴边，更要落实到行动上。”陈帅常说。

陈帅的脸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去野外驻训前，陈帅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。看见儿子瘦了不少，母亲心疼地说：“注意身体，不要太拼命了。”陈帅连连答应。

与母亲通话结束后不久，陈帅就去驻训了。这几年驻守高原的经历，让陈帅更加理解了高原人肩上扛着的使命。他无畏高原上的风雪，更想在风雪中成为一名有着铮铮铁骨的军人。

家人



思念飞过撒哈拉

■张铁梁

海军心里有些内疚，又觉得自己很幸福。

黄海军和妻子刚认识时，两人在同一个部队医院服役。他是通信技师，妻子是通信班班长，他比她早入伍8年。当时，妻子每次见到黄海军，都恭恭敬敬地喊他一声“班长”。由于两人都是重庆人，在远离家乡的北方，故乡的记忆让他们慢慢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直到她退役回到大学校园，继续学业半年后，黄海军才向她表明心迹。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，从此也过上了异地军恋生活。

刚接到维和人员选拔的通知时，黄海军想报名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跟刚怀孕的妻子开口。如果真被选拔上，一去就是一年。他一个人想了很久，甚至将理由一一列在本子上后，才鼓起勇气给妻子打电话，犹犹豫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没想到，妻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，只向他提出一个要求：要平平安安地回来。

怀孕期间，妻子还参加了在华西医院进行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。只是她一忙起来，常常忘记自己是一个孕妇。

那天，黄海军和队友正在加固掩体施工。突然，微信语音通话提示音响了，是妻子的同学打来的，说妻子出现了早产迹象，被紧急送到了妇产科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黄海军慌了神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只好在电话里连声拜托妻子的同学帮忙照顾。好在一切有惊无险。黄海军后来与妻子视频通话，忍不住颤抖着声音责备，让她以后不要那么拼命。妻子却反过来宽慰他，调皮地说：“是，班长！”

每一次产检，妻子都一个人挺着肚子去。后来，医生忍不住问她：“别人都有老公和家人陪着，为啥每次你都是一个人在这儿？”妻子尴尬地笑着说：“我一个人在这儿读研，孩子他爸是军人，出国维和了。”此后，再去做检查，医生都会热情地给予她更多的照顾。

黄海军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孩子出生时的场景。他还跟妻子约好，要第一时间与她视频见证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刻。谁承想，一场沙尘暴让原来的



这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。图片左半部分是中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队员黄海军的工作照，图片右半部分是他的妻子与刚出生儿子的合影。黄海军目前仍在海外执行维和任务，一家人只能通过视频见面。

图片制作：孙鑫

计划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。

“叮、叮”手机传来一连串微信提示音，让黄海军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他急忙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开一看，100多条未读信息。

“是个男孩，6斤6两，母子平安！”这是6个多小时之前的信息。紧接着，家庭群里好多信息都在问，孩子爸爸怎么还没有回信息。黄海军顾不得多想，给妻子拨通了视频通话。

还未开口，两人同时掉了眼泪。

“你辛苦了，媳妇！”黄海军哽咽地说着。

“快让孩子他爹看看孩子！”那边传来了其他人的声音。

镜头一转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小不点，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露出一张稚嫩的小脸。

“这就是我的儿子啊，我当爸爸了！”黄海军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，心里一

遍又一遍地呐喊着。这个让他整天担心、让妻子历经艰辛的孩子，终于平平安安地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他好想抱抱他，亲亲他。他的鼻子像自己，眼睛像妻子。黄海军怎么看，都觉得好看……

这时，手机信号又中断了，视频又掉线了。

黄海军看着手机，愣在那里，觉得有一股力量在自己胸腔激荡着，想喊，想哭，想笑……他深吸了几口气，干热的空气穿过胸腔，血正往头上涌。

不远处，一只非洲蜥蜴飞快地掠过掩体，停在那里好奇地打量着他，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掩体旁边的树荫里，几只不知名的鸟在叽叽喳喳地叫着。黄海军第一次觉得，这鸟鸣声那么悦耳好听。

他理了理情绪，又低头干起活来。他要和战友们赶紧把水泥地面铺好，等一会儿有信号了，再看看孩子的模样。

美丽家庭

早上9点多，撒哈拉的太阳明晃晃地让人睁不开眼。热浪一阵一阵地袭来，一丝风也没有。

一场沙尘暴过后，手机已经两天没有信号了。黄海军和着水泥，手里的动作有些着急，脑袋上的汗珠顺着他那被晒得发红的脸颊往下淌。一不小心，汗水流进了眼睛里，痒得眼睛生疼。他赶忙摘下墨镜，用衣袖蹭了蹭眼睛，又眯着眼睛抬头看看天，“媳妇儿这两天就是预产期，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……”

黄海军和战友们要在营区里修一段水泥路。营区尽管不大，却是中国第7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队员们一起工作的地方。作为医疗分队的一名司机，黄海军除了平时负责开救护车，还负责驾驶那辆“平头柴”卡车每周为队里拉给养。入伍16年，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执行维和任务。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维和是很多战友们的梦想，而自己实现了这个梦想。

医疗分队队员们工作的医院叫联马团中国二级医院，至今已经轮换了7批维和队员，担负着6200余名各国维和人员的医疗保障任务，被各国维和人员称为“沙漠里的生命之母”。维和队员们每天除了工作，还要时刻注意周围危险的环境。大家工作之余，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步，一圈一圈地奔跑，跑得大汗淋漓，以让紧张的情绪得到释放。由于一年也下不了几场雨，地上浮土很厚，一脚下去能没住半个脚面。所以，队里决定修一段水泥路，与原来的一段水泥路连上。

黄海军直起腰，短暂地休息了几秒钟。想起妻子送自己回部队的情景，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。那是他维和前后最后一次探亲休假。

黄海军在黑龙江当兵，家在重庆。当时，妻子已经怀孕3个多月。她牵着他的手，一直不撒开，嘱咐的话说了一路。黄

家庭秀

粽叶翩翩/包裹起欢聚的喜悦
丝丝跳跃/缠绕着绵长的思念
清香飘来/一家人的心里/开出了欢喜

王惠娟配文

定格

端午临近，军娃李一诺跟随妈妈来到武警安徽总队机动支队，看望爸爸李文。近半年没团聚的一家三口，一起包粽子，享受温馨的时光。

张浩东摄



故乡端午

■李江

地揉搓后，等着“醒发”。要想让和出的面更细腻、口感更好，待面发起后还需要再次反复揉搓。一个矮的母亲，掂着脚尖使劲，几番揉搓下来，累得满头大汗。来不及休息，母亲紧接着用擀面杖，将面团擀成一张大薄片，放入盐、花椒粉、芝麻卷成卷，再切成小段，用小擀面杖擀成小饼，放入油锅中。

准备好油饼，母亲又开始调和糯米糕。母亲将事先蒸熟的糯米倒入盆中，掺入红糖水、蜂蜜、葡萄干、核桃仁、大红枣均匀搅拌。油饼子卷着糯米糕，仿佛卷起了农家人一年四季的美好心愿，蒸发了平日子所有的不如意，只留下美好日子的香甜。

为了使蒸出的油饼子卷糕更加入

味，母亲要一刻不停地守在灶火旁，时不时拨弄着灶火。家中的土灶台年代已久，排烟不畅，呛得母亲阵阵干咳。在柴火的“噼啪”声中，香味随着蒸汽逐渐弥漫开来，顺着天窗飘到村口去了。

那时，我唯一能做的，便是跟随父亲去采艾草。父亲告诉我，采艾草有讲究，曙光乍现、晨露犹在时，采摘最合适。每次，父亲都会多采几丛，除了自家用，还会给举家离乡的邻家也插上几丛。一束束艾草，在阳光下卷起暗绿的叶子，露出银白的叶背，悠悠地散发着芳香……

我最喜欢的，是母亲编的五彩绳手链和香包。母亲提前好几天就找出了针线盒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蓝

的、紫的，一缕缕线绳在母亲手里，变戏法般地编成了一个精致的五彩绳手链。香包里，母亲会放入朱砂、雄黄、香药和艾草，外面再绣上图案，以五色绳扎口，结成串，玲珑可爱，清香四溢。

转眼之间，这即将是我在部队过的第5个端午节。尽管远在边疆，但家的味道每年都会翻山越岭来到我身边。小巧玲珑的香包，用彩色绸缎缝制，正面刺着“平安”二字，下面再加以流苏做点缀。油饼子卷糕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，还未打开，糯米糕夹着红枣、枸杞、核桃仁的香味便四处飘散……我仿佛又听见母亲在灶台前忙碌时的咳嗽声，又看到了小小的我跟着父亲踏着露水采艾草的情景……

两情相悦

风沙里的无名小花

■王晶 王海山

那天，迎着温暖的阳光，一辆辆装甲车披上红绸、粘着玫瑰，载着一对对新人来到指定地点。当新人们在官兵的欢呼声中走上舞台，一场浪漫温馨的军营集体婚礼拉开了序幕。

新娘高梦菲站在台上，开心地笑着。新人互赠礼物，高梦菲成了这一环节的主角。她拿出一本封皮上画着浅蓝色卡通火车的相册递给军人丈夫王泽。相册里，是两人7年恋爱长跑中留下的照片，以及200多张火车票。相册的扉页写着：“奔向花期的列车”。

高梦菲喜欢花，也喜欢琢磨花语。刚上大学时，高梦菲听说北京正在举办桃花节，决定前去赏花。为此，她早就准备好了新衣服、新鞋子，幻想着来一场美好的旅行。

那一次，赶上节假日，高梦菲没有买到坐票，一路站到了北京。等到达北京后，她才发现自己的新衣服被蹭得黑一道灰一道，一摸，钱包也丢了。车站外人来人往，看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高梦菲不禁鼻子一酸，蹲在地上，眼泪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。

王泽初见高梦菲，恰好是她这副狼狈模样。当时，王泽因事假回家，正在返校途中。王泽弓下身子询问，高梦菲见到有人关心，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见她一脸认真的样子，王泽一下子不知所措。为了向她证明自己不是坏人，王泽赶忙拿出自己的军校学员证给她看。见她一脸认真的模样，高梦菲破涕为笑。

那天，在王泽的帮助下，高梦菲见到了期盼已久的桃花，并顺利坐上返校的列车。回到学校后，高梦菲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：“桃花开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你。”

后来，高梦菲一有时间就去北京看望王泽。为了避免再有上一次的“狼狈经历”，高梦菲每次上车时穿一套运动服，下车再化好妆，换上新衣服。并非每次见面都顺利。有一次，王泽外出临时被取消，高梦菲只好隔着栏杆见他。两人顶着大太阳站了整整4个小时，汗水浸透衣服。路边的秋英被晒得发蔫，高梦菲依然舍不得离开。

“你知道吗，秋英花的花语是‘少女的心’，现在连它都蔫了，你说我有多不容易！”高梦菲一边拿出纸巾，伸过栏杆递给王泽擦汗，一边打趣道。

那些年，高梦菲把两人去见彼此的车票、见面时拍的照片精心留存下来，插入相册中，希望以后留作纪念。王泽军校毕业时，准备志愿赴疆。听闻这个消息，高梦菲迟疑了。自己是独生女，如果坚持和王泽在一起，那就可能要告别父母，放下稳定的工作，到离家3200公里的新疆……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，若是遇到困难，爱人又不能陪伴身边，她该怎么办？那晚，高梦菲的心情难以平静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。

“7.8月份，天山雪莲还在开呢！”高梦菲到底不甘心，她决定到新疆去看看。时逢初秋，高梦菲坐了50多个小时的列车，终于到了王泽单位驻地。那里并没有天山雪莲，只有一些长得还没脚踝高、叫不出名字的小花在风中摇摇晃晃，再往远处看，山都是土黄色的……

“你真的要把自己扎在这里？”高梦菲蹲下，盯着那一朵朵小花。

傍晚，突然起了大风，沙尘自地平线席卷而来。高梦菲透过营区招待所的窗户，看到外面一群战士顶着风沙撒收天线。她好像看到了王泽的身影，但又不确定。可高梦菲觉得，他一定在风沙里！她鼻子一酸，心里喊着：“干嘛来这地方？干嘛来这地方！”

第二天，高梦菲前往火车站，准备回家。路上，她惊奇地发现，那些小花还开着！铺天盖地的风沙过后，它们居然还开着，就在路边，一片接一片，簇拥着，跳跃着，纯美又坚强！让人不由得心生欢喜。

“我为何不能也做一朵小花，与王泽一起在这里扎根？”高梦菲心想着。又是一个春天，高梦菲辞去工作，带着父母的祝福，装了满满两大箱行李，再次踏上向西的列车。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旷野，她回想起那些狂风中的战士们，莫名地感动。她还想起了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小花。小花虽然渺小，但它也应该有专属的花语吧，它必须要有自己专属的花语。高梦菲琢磨良久，不如就叫“默默守护”。

